



寧波府志卷二十

志十六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蜀威遠周希哲訂正

遺事

司馬氏曰昔太史公謂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
微中亦可以解紛矧其著之行事乎乃人文襍揉
偏才小物雖不盡軌於正義然參伍錯綜是非競
著要皆可以資博洽示懲勸也余旣論著其淳德
懿行列之傳矣上下古今不無有一節之異一事

之奇無所附麗者談之足以膾炙齒舌而簡冊不存則終於澌滅而已博物君子庸無遺恨乎是故彙而列之以傳諸好事者於乎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孰謂斯志之無稽哉

越范蠡從越王滅吳反至五湖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王命工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封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西至于姑蔑東至于鄞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秦始皇東行郡縣登稽山刻石紀功既已徐市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而象之西山名小蓬萊者市遂居焉始皇聞之馴至鄒三十日發舟之懸海夷亶二洲而返今大雷山有始皇廟豈以其經歷之所而祀之歟

漢光武至越嘗爲賊所困因牧奴獲免既定天下
渡浙江至鄭幸牧奴家官奴爲鄭令并封鄭爲牧
奴縣城爲官奴城

孫堅字文臺富春人靈帝時爲吳郡司馬熹平元
年妖賊許生作亂句章衆以萬數自稱陽明皇帝
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生斬之

黃龍二年春正月魏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
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洲在海中世傳徐福將
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僊及不死藥止此

不還流傳有數萬家間至明州貨市明州人汎海
間亦有失風流至亶洲者然所在絕遠卒不可至
衛溫等但得數千人而歸或曰即日本國境地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日有夫
婦二人挈壺酒詣寂山中寂詰之答云今日離剡
溪寂曰道路甚遙安得一日及此頗異之其夕以
壺觴命酌其丈夫出一拍板抗聲高歌意寓題劍
俄自臂抽兩物展而喝之即兩劍上躍起於寂之
首盤旋交擊寂甚駭尋匣之飲畢就寢旣曉乃空

榻也

晉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少遊學道逢祝氏子同往肄業三年祝先返後二年山伯方歸訪之上虞始知祝女子也名曰英臺山伯悵然歸告父母求姻時祝已許鄞城馬氏弗遂山伯後爲鄞令嬰疾弗起遺命葬于鄞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適馬氏舟經墓所風濤不能前英臺聞有山伯墓臨塚哀慟地裂而埋璧馬馬言之官事聞於朝丞相謝安奏封義婦塚

南宋高祖劉裕字德輿彭城人少貧賤有大志晉安帝時海寇孫恩攻陷會稽詔劉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以討之牢之引裕參軍事隆安四年冬恩敗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裕戍句章以備明年恩復入寇裕遂擊破其衆境遂安

陳虞寄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中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慚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唐天寶二年明皇嘗遣使至廣茂潭投金龍密以朱筆記其左肋繼而雨降明皇目覩行雨龍左肋上有朱畫及有大寶永昌四字謂臣寮曰此四明山所投之龍暨使回奏投潭之始即泛出黑漆木板尺餘有金書大寶永昌四字遂賜宮名大寶潭名永昌

賀知章善隸草常與張旭遊于人間凡人家廳館牆壁及屏障忽興發落筆數行如蠱篆飛走雖古之張索不如也好事者供其牋翰其傳寶之書賦

云湖山降祉狂客風流落筆精絕芳詞寡儔如春林之絢彩實一望而寫憂今存草書一帖前後有米元章小楷題識禮部尚書尤延之刻置天台郡齋政和間祕書郎黃長睿嘗見張長史帖十字云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人也長睿跋云沉吟此語恍若季真在目長史此帖不獨草聖可賞也

宋錢恭惠王鎮明州時嘗浚治前清瀾池以禦火既而太守李夷庚復浚之以其土益鎮明嶺之卑薄壯州治案山之勢是池與州學泮池春間蛙大

鳴夷庚以法禁之遂不鳴鳴時必飛掄魁屢有微
驗司東嶽心帝曰皇帝五更無人千之少如辯不
道士林靈素永嘉人行於鄞之石柱輿有一老翁
隨其後靈素見石壁高峭乃書云因循却來到曠
海看波流自茲一度往何日更回眸靈素執筆老
翁言曰當守真官墨跡素曰汝何神也老翁曰吾
臨涯下老龍也因見真官獨遊吾境故來衛護就
居巖下以助靈跡毋相忘也

鄞進士陳生者失其名赴舉開封後時乃寄海舟

徑通泰而西同行十舟遇暴風覆溺殆盡獨陳生
所寄舟回帆轉舵隨風以往已而陳生獲遊古天
宮院蓬萊峯浸久思歸就試天宮人固留之莫能
奪比歸則妻孥之墓木且拱矣皇皇里閭追惟昨
者所接始悟爲風塵表也復欲從之而不可得遂
病狂以死

建炎三年十一月乙巳朔二十五日巳巳高宗車
駕發越州次錢清堰呂頤浩奏虜人以騎兵取勝
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狄虜騎必不能襲江淞地

熱虜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兵家之奇也。上沉思久之，曰：「此事可行。」卿等熟議來日，召侍從臺諫至都堂參議，可否？
庚午，頤浩晚朝奏事，上曰：「航海之事，朕昨夕熟思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遂決策趨四明。十二月己卯，車駕幸四明，駐蹕州治，提領海船張公裕奏已得千舟，上甚喜。壬午，定議航海，執政請每舟載六十衛士，人不得過兩口，衛士皆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兩者如何去留，訴於主管，禁衛入內。」

侍省都知陳宥宥不能決，宰相呂頤浩入朝，衛士張寶等百餘人遮道，問以欲乘海舟何往，因出語不遜。頤浩詰之曰：「班直平日教閱，何嘗有兩箭上貼今日之事，誰爲國家死戰者？」衆欲殺頤浩，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此豈可以口舌爭？」引其裾入殿門，門閉，衆不得入。上以御筆撫諭，人情稍定。遂山呼於殿門外，上密諭宰執曰：「此輩欲沮大事，朕今夕伏中軍甲士五百人於後苑，卿等翼日率中軍入捕爲首者誅之。」頤浩退，密諭中軍統制辛企宗及

親軍將姚端令陰爲之備癸未執政早朝命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部兵宮門防變而中軍及姚端已整擗於行軍門外二府引中軍入遇直宿兵衛皆擒之其徒驚潰或升屋或踰牆遯走上自便殿御介胄引伏兵出彎弓手發二矢中二人墜于屋下其衆駭懼悉就擒上命呂頤浩至都堂詰爲首者以奏其餘皆囚之甲申誅張寶等十七人於明州市陳宥責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除行門外其衆降隸諸軍戊子朝奉郎知明州張汝舟爲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宜州觀察使張思正爲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屯明州徽猷閣待制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知明州己丑夜諜報虜逼臨安知越州李鄴奏至旦大雨羣臣入朝至殿門有旨放朝惟執政入對上於袍袖中出鄴奏示之既退上自州治乘馬出東渡門登樓船宰執皆從詔止親兵三千人自隨百官有司隨便寓浙東諸郡時上旣廢諸班直獨神武中軍辛永宗有衆數千而御營使呂頤浩之親兵將姚端衆最盛上皆優

遇之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參知政事范宗尹曰虜
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以免禍矣上曰惟斷乃
成此事是也庚寅從官以次行吏部侍郎鄭望之
以疾辭不至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汪藻以不便
海船請陸行以從許之於是扈從汎海者宰執外
惟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夫富直柔權戶部侍
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綦崇禮太常少卿陳戩
六人而昕夕密衛于舟中者御營都統辛企宗兄
弟而已留者有兵火之虞去者有風濤之患皆面

無人色辛卯御舟次定海縣有傳虜使至者上不
欲令朝行在即遣參知政事范宗尹還明州俟之
留御史中丞趙鼎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參議
軍事且令宗尹盡護諸將壬辰宗尹等至明州乃
盧伸等自和州來所携國書語極不遜宗尹遂不
奏癸巳御舟近昌國縣范宗尹聞臨安陷復還見
上於舟中丙申制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
明州已無舟可載奏乞海舟上賜俊手書許捍賊
成功當封王爵俊納俠士劉相如之策遂留揭榜

通衢勸諭迎敵士皆思奮俊軍士頗虜掠城中居民少遂出城以清野爲名環城三十里皆遭焚劫戊戌金人陷越州己亥奏至行在乃議移舟之温台以避之庚子御舟發昌國縣先是虜分兵犯餘姚知縣事李潁士募鄉兵數千列旗幟以捍賊把隘官陳彥助之虜旣不知地勢又不測兵之多寡彷徨不敢進者一晝夜繇是上得登舟航海辛丑御舟艤白峯寺癸卯張俊與金人戰敗之先是虜遣兵追襲乘輿至城下俊遣統制官劉寶與戰兵

少却其將党用丘橫死之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殊死戰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四年正月甲辰朔大風御舟碇海中乙巳御舟次台州港口是日午西風忽起虜乘之犯明州張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虜奔北墮田間或墜水俊急令收兵夜虜拔寨去屯餘姚且請濟師于元顏宗弼丙午御舟次章安鎮張俊令明州西城外民居盡焚之其

意欲赴行在也庚戌虜酋兀朮引衆再犯明州張
俊禦之于高橋戰數合慮其濟師遂託以上旨扈
從辛亥盡將其衆入台州城中居民去者十七八
有士人率衆扣劉洪道馬首願留以禦賊洪道曰
予數尅敵若等毋慮丙辰夜洪道悉府實微服而
遯與副總管張思正引所部奔天童山所過盡撤
其橋民不得濟死者數千人哀號震天城中惟崇
節馬軍與惡少僅千人以酒官李木將之己未金
人破明州先是虜益兵而來駐廣德湖舊寨前遣

老弱婦女運瓦礫填塹次夕植砲架十餘對西門
是日以數砲碎城樓守者奔散而出城遂陷虜引
兵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建隆觀鄭億年避寇山
間爲所執甲子御舟次温州港口丙寅移次館頭
先是金人自明州引兵攻定海縣破之遂以舟師
絕洋犯昌國縣欲襲御舟至碇頭風雨大作和州
防禦使樞密院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散之
虜乃去上引舟而南與虜人纔隔一日辛未汪藻
言金人爲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俵然

未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未得其術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身為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輿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虜甚於夷狄陛下不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爾張俊明州僅能少抗柰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遯是指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爲之也二月乙亥車

駕幸温州江心寺駐蹕丙子虜自明州引兵還臨安初虜旣破明州遣人聽命于元顏宗弼且云搜山檢海已畢宗弼曰如揚州例虜遂焚其城惟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有存者城之始破也守者奔湊東南縋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逃村落者與賊遇由是遍州之境深山窮谷平時人迹不到者虜皆搜剔殺掠不可勝數旣去以修職郎蔣安義知明州進武校尉張大任同知明州事安義本越州剡縣人大觀三年冒明州貫登

第以賊敗虜酋至輒投拜盡籍土著寄居姓名以告故虜酋喜之且授以兩浙轉運司印一紐甲申慈谿縣令林叔豹引鄉兵入明州執蔣安義奪其印虜人十餘在開元寺皆病不能前者叔豹并誅之丙戌劉洪道自台州還屯奉化縣其麾下精卒暴橫市肆邑人蔣璉夜集數千人之岳林寺圍洪道將殺之縣丞白彥奎勸洪道流其歐人之卒衆乃定洪道復入城斫民家窖藏之物得四萬緡以獻州人怨之是日金人自臨安退兵庚寅車駕幸

溫州駐蹕州治三月辛酉車駕發溫州辛未御舟次定海縣縣爲金虜所焚上惻然曰朕爲民父母不能保民使至如此四月知明州劉洪道罷貶秩二等依舊充御營使司叅贊軍事以降授宣教郎直秘閣向子恣知明州甲戌御舟至明州城外乙亥發明州癸未車駕駐蹕越州戊戌出米七千斛賜明州民居爲虜所焚者五月癸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特遷一官初上過明州汝舟應奉簡儉麓能給足至台州而守臣鼂汝爲儲

峙豐備論者以爲擾民上曰第以簡儉褻汝舟則好惡自明故有是命

司馬氏曰二帝北轅神州鼎沸宋之國非其國矣南渡君臣旣不能枕戈嘗膽力圖恢復虜騎旣逼又不能背城借一與社稷宗廟相存亡顧乃鳥驚豕駭褫魄以逃而呂頤浩首弁班行妄進航海之策曰江浙地熱虜難久屯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斯兵家之奇而高宗繆亂大幸快之曰惟斷乃成此舉是乎嗚呼世豈有宅溟渤隣蛟鯨而可以都萬

乘號令天下者哉自時厥後終以此爲長筭而破都陷鎮恬不爲異今日燕某節明日幸某第今日賜某官觀之額明日題某名山之扁烽火燭眉而宴樂方劇譬之虎貙入室而猶據榻酣歌能無及乎使其時少有夫差勾踐之志則宋社之屋不屋未可知也乃若張俊居貴寵之極建專征之節作福作威天子不敢何問徼天之靈戰且克捷而乃僞稱扈從之旨率重兵而跳遂使明州被陷耄倪爲屠搜山檢海蕩無孑遺而重以宗弼之焚城安

義之獻籍有人心者尚忍言哉蠢爾遺黎乃又劫於餘威而稱俊功德以廟之迄今未有礫其鬼像而汗瀦其宮者是則大可憾也

薛維字持國明龜之後敦尚古道隱居不仕結廬鄞之張村當紹熙淳熙間八年兩值回祿四隣煨燼而所居之室巋然獨完鄉人驚異宣獻樓公鑰題曰瑞室而并識之云南朝何子季築室秦望山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子季所居巋然獨存太守衡陽王元簡命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今

薛君家再脫於鬱攸之災鄉人異之事與子季無異故亦名瑞室云一時名公交有述作勒諸家塾史忠定越王浩未第時僦富民錢氏坊以養母越國夫人洪氏當紹興甲子子夫人壽周甲子忠定假坊錢爲酒食以合姻族閭里禮甚具坊故屬浙東常平司至秋七月不勝輸官之苦留繫于越宿賣餅湯媪家是歲鄉試期迫忠定不得歸里鬱鬱悵望媪問曰秀才何負官逋如是遂具以對翌日媪召兒與共約曰我積錢百千以治後事今悉與秀

才翰官若秋中試必速償我毋惜也忠定歸果與計偕實紹興十四年至乾道中忠定以衮衣鎮藩養夫人于越時媪猶無恙命使者車迎媪坐堂上拜之欲官其子媪謝弗受曰願丞相子孫他日官越毋忘媪家時賑與足矣後忠獻爲常平使者復造媪家拜其像與其子坐且遺金帛甚厚至樞密帥越時湯媪諸孫猶在樞密紹先志如初云

紹興十八年史越王浩以餘姚尉攝昌國鹽監三月望偕鄱陽程休甫由沈家門汎舟風帆俄頃至

補陀洛迦山詰旦詣善財巖潮音洞洞乃觀音大士化現之地時寂無所覩炷香烹茗但椀面浮花而已晡時再往一僧指巖頂有竇可以下瞰公攀緣而上忽見金色身照曜洞府眉目瞭然齒如玉雪將暮有一長僧來訪云公將自某官歷清要至爲太師又云公是一箇好結果的文潞公他時作宰相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二十年當與公相會于越遂辭去送之出門不知所在乾道戊子以故相鎮越一夕報有道人稱養素先生舊與丞相接

熟典客不肯通刺疾呼欲入謁亟命延之貌粹神
清談論風起索紙數幅大書云黑頭潞相重添萬
里之風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之清話擲筆不揖
而行公大駭遍覓不見追憶補陀之故始悟長身
僧及此道人皆大士見身也

丞相史彌遠欲占鄞之育王寺地爲墳衆僧俛首
莫敢言偶有一小僧曰我有一策阻之乃作偈云
寺前一塊地常有天子氣丞相要做墳不知主何
意用是揭于臨安之通衢史意遂寢

抱朴子論神仙之藥多在海中大島嶼若會稽東
翁山之類是也乾道間耕者于其下得銅鼎一無
足而有耳耳亦不穿中可容斗餘而底之埃墨猶
在以歸進士陳節謂煉丹之遺器

金庭客咸通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抵明
州行三二里忽迷失舊路匆匆而行日已將暮莫
知棲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問津焉道士曰此
去人家稍遠無寓宿之所不嫌弊陋宿於吾廬可
也引及其家則林徑幽邃山谷沖寂旣憩廡下久

之烹野蔬苗食之頃有扣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
觀請來日齋泊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祇奉客客
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遠近荅曰古有此
觀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為名客
驚曰五百甚遠尊師何時當還荅曰尊師往來亦
頃刻耳俄而道士復歸欲留客久住客方有鄉關
之念墾辭而出乃遣童子示其舊路行三二里失
向來所在及問歲月已三四年矣尋即復往訪其
蹤無能知其處所

吳潛以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使判慶元府凡
興學造士弭盜安民之事罔不修舉詳在開慶志
中一曰增撥養士田產潛既日增緡錢以豐庖膳
復撥沒官田產歸之學以廣樂育朱祐沒官田昌
國縣蓬萊鄉一都二都水田一十五畝地一十五
畝汪登道沒官田產昌國縣宜山山田地共九千
七百三十一畝山熟地二千一百九十二畝山坑
田四畝三角三十步石山七千五百三十四畝四
十五步塗田共六百一十畝三角二十步已耕種

田五十畝已開墾未種田五十二畝未開墾田二百七十三畝三角二十三步海塗田三百畝水田四畝三角鄭新鄞縣老界鄉沒官水田二甲田三畝三角七步半三甲田六畝三十五步邵宗武詭寄董屋陳八一沒官田董屋水田七畝一角六步陳八一水田三畝二角衛源衛溥沒官田定海縣靈巖鄉田共三十一畝一曰泥金帖子寶祐六年賓興潛以蜀郡有金花榜子眎領薦人數預行製造遇舉送官下院折號即携以自隨仍帶捷子甲

頭入院遇折一名則旋書填戶貫三代姓名于金花榜子之上授之甲頭甲頭既就貢院金口授之捷子之徒方許鳴鈴走報遇金花榜子到日方爲正報乃倣其意以木爲之高一尺五寸闊六寸以綠爲質遍地以金花圍飾揭曉之日分報諸邑郡人榮之一曰修城郭明瀕海爲州羅城周圍凡二千五百二十七丈四面阻水其東北則會三江之險以達于海重門擊柝之防視他郡宜尤密比歲紀綱不飭郡人有憑城而樓觀者此徼之途遂塞

潛以法令從事芟夷荆榛復仍城壁舊貫闕者補
圯者植低薄者崇益剏此鋪寘卒以邏凡三年竣
事又鼎創望京鄭堰下卸三門城樓以至甬水靈
橋東渡三門悉繕治之樓櫓粲然萬目易視以舊
名鄙俗更下卸曰義和鄭堰曰永豐望京曰朝京
云一曰修坊巷鄆郡甲東浙生齒浩繁闐闐填溢
坊有扁以植表旗歲久漫弗治寶祐六年冬潛撤
而新之凡四十五所一曰修駟亭橋路前此道路
荒蕪行者不便潛尤盡心如知津駟慶豐驛廣利

橋王家橋高橋皆捐俸重修郡自望京門以西由
慈谿接姚虞經稽陰趨錢塘凡數百里行李舟車
鱗集輻輳塘堤多壞潛修砌西塘路共三千六百
六十丈橋二十二座水溝五所爲費甚夥塗之人
皆歌頌之榜曰吳公塘寺丞張即之筆也又自慈
溪縣夾田橋東取謝家隘王家店橋至朱家衙西
渡頭驛路跨十五里計二千三百一十六丈剏用
石板築砌路闊七尺東西置石牌門鄉人復請於
張寺丞題曰相公衢先是郡有維舟之地在紅蓮

閣南後侵於巨室潛擇衝要得地於平橋右築址
作亭名曰時亭蓋言人之行止因乎時也一曰修
惠民藥局鄞故有局在郡圃射埭西地逼隘且藥
工出入旃輅不肅替乃即犒賞庫之海晏樓而局
之上以處熟劑成料而梅潤不及物帑作局昝列
其下衆工盤薄者得其所前則增門屋三後則增
翼屋五浚汲清之池新煨丹之鼎焙室烹釜莫不
畢備遴監臨嚴修製品劑既真市者旁午若郡若
邑若軍增置子舖一十四所歲春夏數施藥餌一

曰興水利凡碶閘堰埭某所當創某所當修某所
當移皆若身履目擊處置得宜又於郡城平橋南
立水則書平字于石視字之出沒爲啓閉夏久雨
委官徧啓諸閘決隄泄水民益德之嘗以它山洪
水灣岸崩水泄即其地爲壩三一瀕江以禦狂瀾
一瀕河以防罅漏一則介其間爲表裡之拓江東
南有何氏竹木園當水之衝官爲給錢市之浚地
爲江因畚沙以實二壩之北使河隄堅密江水安
流它山林村之水南來數十里而入郡郭縈紆回

環由西北隅出始注諸江霖潦洩弗及城西偏皆
冒沒舊立保豐碶由城西徑入江然閘不過兩眼
廣不過丈餘亦不利於吐洩潛度水勢逕直之地
創永豐碶五柱四門濶三丈六尺深四尺餘堅密
雄偉雖湍流亦不爲害靈橋門外大江橫截舊造
舟爲梁卒遇大風雨梁壞則以舟渡行者走泥淖
中褰裳就舟弗便潛于東西岸寘木疊石立兩道
頭以便絕江登舟者因扁曰濟川去三里曰林家
堰以土爲之故多罅漏捍洩皆不利潛更以石培

高浚深視舊址舒以長甃石礪蓋車屋補築土塘
自是田有灌溉舟楫無虞里役亦免歲時修築之
勞又稍南五里許有碶名鵲巢已廢爲田潛復爲
之碶河流不復滲而海潮不復入改名曰開慶城
南半里許有鄭郎堰舟行通江河之要道潛命重
造椿石而葺之北津堰故在縣西北二里歲久頽
圯亦因舊增高內分兩傍各甃石臂七層造車屋
四間堰之東有小徑由鄭公渡之江北可達定海
澣浦里溪文溪諸處梗不便行者輦石治之鄞塘

鄉田多濱江惟江流是仰故有練木碶東接它山南通大江久壞不葺亦捐金穀繕理距望京門二十里西入慈谿江有堰曰西渡舳舻上下無虛日輒伐石輦材修築以濟往來者茅針碶一名茅洲俗呼茅砧在慈溪德門鄉沾其利者鄞慈定三邑水源有二一自慈谿小江一自餘姚分水先是碶西五里外有趙氏地橫截其前分二流梗不得通潛市其地浚爲管山河長七百丈有奇濶三丈六尺深一丈六尺於是西二百餘里之水悉匯於碶

之上碶舊有閘廢更爲堰水源中隔而利不得達于碶之下潛因鄉民之請遂於舊閘傍別爲新閘凡濶二丈四尺立五柱分四眼眼濶七尺六寸視舊增高九尺臂石二十層去三里有新堰捍江潮而護河流以圮告輒給錢下縣鼎新修築輦石甃江岸二十餘丈堰下水步一所水自東達慈溪定海二邑之田無片鹵浸淫之害風帆浪楫往來胥利焉又堰東爲江道頭亦甃以石而堰藉以固蓋兩利焉去茅針東又二十里故有黃家堰自慈抵

郡可不候潮汛徑取城西北兩門而達潛允衆議
遂興築之及閘支浦俾東鄉之田永無水患慈谿
鳴鶴鄉與餘姚上林諸鄉隣潦則上林諸水注而
成壑故爲黃坭埭以泄水于海然決易而塞難鄉
人欲立石閘以便啓閉率以費鉅而輟潛委丞羅
鎮力肩其役不得科之下戶卒底于績乃若諸縣
之淤河淺港悉浚深之凡力役於伍籍費取於公
帑民無所騷持羊酒以勞役夫者踵相接也一日
興復省併酒庫鄞故瘠郡賦入約而費出者廣於

是操其贏以濟其乏酤之賴維多非得已也城內
外諸縣庫務坊場曰醕酒東庫曰香泉八庫曰江
東慈福庫曰下莊務則舊管者也曰醕酒西庫曰
江東贍軍庫曰鮎埼庫曰東門庫曰寶溪子庫則
潛所新創者也曰林村庫曰小溪子庫則昔敗關
而今興復者也曰省務曰犒賞庫曰江東庫則又
今廢罷者也或官給本錢或聽民抱息或官吏監
臨或軍將措置或兼令外庫管紹赴辦或以所廢
庫本錢併歸他庫拘解日額凡皆酌地理之均計

公私之便究興廢之宜以爲分合酌輕重之則以課盈虧官有埤益而民亦安之一曰經總制司及興復諸酒務坊場先是沿海新舊水軍凡六千人衣糧皆給於府獨券錢府給二千人餘四千則通判東廳以經總制司錢給之歲久而弊倖廳官吏間以餉軍之錢資泛用豐私橐而軍額率虧數苟且循習非一日蓋兵統於制閫而財給於郡佐事權不一故也潛請以經總制司歸之制府自催自給創大使司物料官一員拘確之其慶元府及通

判廳更不干預悠久利便事多不載一曰立廣惠院先是諸路州郡皆有養濟院雖常平法有養濟錢自朝廷拘確義倉州縣不許擅行支移而無告之人每隆冬盛寒止支給三月而已然亦不能徧及郡故有養濟院不過矮屋三數間又轉爲馬廐潛以省務酒額併歸公庫其屋宇空閒遂行修葺改爲廣惠院且增創新楹合前後共一百五間聚城內外六廂之鰥寡孤獨瘖聾跛躄之將溝壑者居之仍撥田畝以充養贍專委官提督每五十人

置一甲頭以三百人爲率總爲六甲專募一行者以供灑掃仍總以六甲之權其條約曰一凡有藝業自能手趁會經過犯不律之人並不許存留如覺察得知一例坐罪一或有不思凍餒無歸一時飽煖恃長凌幼恃強凌弱攪衆敗群者仰管院行者指名申究每一大口月給米六斗錢一十貫一小口五歲以上月米三斗錢五貫十歲以上月米四斗錢七貫十五歲以上從大口給一每甲擇稍強壯者充火頭量增日給如或偷竊減剋卽時申

舉從提督官解府斷逐仰甲頭行者嚴行監董一監董行者能自勤謹仰提督官會計度牒之直以三年爲限每月於見管錢內另項撥椿若干待及三年收買度牒付其披剃披剃後願留則留不願留則別踏逐人管幹所有度牒錢亦照前例撥椿庶可責其公心幹置一甲頭責其鈐束火頭責其造辦飯食於日給之外每名貼支錢五百文一所給之錢專充收買薪菜鹽醬之屬冬月各人不許偷爬炭火有妨造解每日酉牌打減厨下火種不

許存留引惹風燭一糞土仰甲頭五日一次出賣
候賣錢均給各房油火有餘則椿積一處逐旋收
買布草夏造爲單子冬則添買綿絮造爲布被或
紙被計口分給其有故不愛惜爭奪損壞者量拘
日給之錢修整一管院行者月支食米一石鹽菜
錢十五貫文一曰修兩獄及廂院潛判慶元庭無
留訟獄無滯囚囹圄常空然左右院不葺者數十
年廳戶頽什亟命修之而又疏湫閉補罅漏俾縲
緲者可免疾疫先是本府舊無廂院附之牢城然

牢城即古之園土囚有濱死而獲宥者繫於是則
不得與齊民齒齊民有訟于有司兩造未備無親
故保識者則寄之廂以防竄逸潛不忍齊民與牢
城囚伍雜處穢污間死於疫於是卽醋務舊址剏
建廂院若干楹外植垣墻內列戶牖男女異室如
民居然且擇老成吏卒廩之以粟稽其出入一曰
親建諸寨介明粵之間有山日夜飛東距慈谿西
接餘姚舟行之衝大江派分一支繇慈谿至丈亭
四十五里江面狹而居民稠丈亭十五里而蜀山

又五里而夜飛山又十里而咸池滙則聞無聚落
蒲葦之雋於焉出沒輔以逋藪過者恒病潛得淳
熙間慈谿尉趙汝明墨刻載制帥范成大嘗於其
地置邏舍十所籍丁壯四百舟六十舍以三人直
夜邏然更迭煩擾久而竟廢潛精思孰籌惟民是
便市地創寨爲屋二十餘楹遣戍置屯爲軍五十
輩其巡船之法八都共團結漁戶船四百二十八
隻每夜輪五船巡邏置牌五面就丈亭咸池兩處
置局夜潮生則自丈亭局請牌發船次早納牌於

咸池局夜潮落則自咸池局請牌發船次早納牌
於丈亭局其漁戶仍免官司諸差科大槩一季僅
當一夜巡警之勞而可免州縣不時之役民專守
衛賓至如歸無復欻攘之虞潛又以定海水軍防
制倭麗則有餘屏蔽京師則不足有地名向頭者
近在定海之裏其面勢與金山相直南抵錢塘東
接温台西通蘇秀北達青齊海舟胥此出焉遂卽
其地置屯又謂鳴鶴巡檢司距海二十里於警捕
非宜併移戍其傍聯絡聲援京師左右前後之衛

益密迺踏逐地段起造兩寨共三百三十六間續因軍民之請以向頭三面鯨波獨南有泥塗二三里與渭河接自渭河三四里始通外河居者陸運薪米以給日用勞而且費今新寨成生聚益衆不宜使之負戴於道路復浚新河八百九十九丈築東西海塘自石人頭山至瓜誓山九百七十四丈自贍軍庫至龍尾山四百八十丈堰渚有規原防有町舟楫流通咸便之一曰置烽燧寶祐六年准樞密院劄子勘會邊聲日急賊謀叵測合嚴行措

置仍自金山以至徘徊頭剗立烽燧接連激浦行下定海水軍一體措置聯絡聲援專委官同統制按眎險要均布地界置立烽燧分爲三路皆發軔於招寶山自招寶山至海洋壁下山者共十二舖招寶山帶東北取至烈港山一舖約一潮可到傍近雖有七里嶼鐵杵山俱是小山每有風潮海浪皆衝激而上不可置立烽燧烈港山西北取至五嶼山一舖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五嶼山東北取至宜山一舖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

次山嶼已上三舖若天氣清明烟火旗號僅可相應遇海氣冥濛霧露遮蔽風雨晦暝皆難應號宜山西北取至三姑山一舖約兩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相隔稍遠不問晴明陰晦烟火旗號皆難相應三姑山東北取至下干山一舖水路約一十五里下干山東北取至徐公山一舖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其二舖汛息與烈港至宜山三舖同徐公山帶西北取至鷄鳴山一舖約四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其汛息與宜山至三

姑山相類鷄鳴山直東取至北砂山一舖止隔一港烟火旗號皆可相應北砂山直北取至絡華山一舖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絡華山東北取壁下山直西至石衙山一舖風水便半潮可到稍逆一潮傍近別無以次山嶼二舖汛息與徐公山至鷄鳴山舖同自石衙山東北以至西北別無山嶼皆深洋大海浩浩無垠是爲壁下山一舖其自招寶山沿海抵向頭寨者共九舖招寶山二十里至陶家酒店一舖陶家店約十八里至貝千

念五家前一舖貝千念五家前約二十餘里至澣
浦山正覺寺前一舖澣浦山頭約一十五里至沙
角山頭陳亞三家前一舖沙角山頭約一十餘里
至伏龍山尾徐亞三家前一舖伏龍山尾約一十
五里餘至施公山王友二家前一舖施公山約一
十八里至周家塘鹽場周太家前一舖周家塘鹽
場約二十里至下澤山頭林太家前一舖下澤山
頭約一十餘里至向頭山分戍營外翁太家前一
舖其自招寶山沿江達本府看教亭者共五舖招

寶山約一十五里至石橋渡沈季二太家前一舖
石橋渡約一十五里至馬阻匯徐鹽戶家前一舖
馬阻匯約一十里至路林楊再八太家前一舖路
林約一十二里至白沙王太家前一舖白沙約八
里至本府看教亭一舖用兵五名合千人一名往
來照管巡轄及招寶山一舖增差合千人一名沿
海以至向頭沿江以至府城亦如之舖兵口券每
半月一番支給每夜發更時自看教亭發號火平
安牌至帳前傳入押教報覆蓋蓋法當於奉國樓置

立一舖相映以內郡耳目易駭遂從看教亭密傳
一牌竟達轅帳而沿江沿海號火疾馳觀者悚懾
一曰設隘船先是制置使司調明溫台三郡民船
防定海戍淮東京口歲以爲常而船之在籍者多
爲風濤所壞盜賊所得每按籍科調吏並緣爲姦
民甚苦之潛乃立爲義船法令三郡部縣各選鄉
之有材力者以主團結如一都歲調三舟而有舟
者五六十家則衆辦六舟半以應命半以自食其
利有餘貲俾蓄以備來歲用凡丈尺有則印烙有

文調用有時著爲成式且添置幹辦公事三員分
泚其事船自一丈以上共三千八百三十三隻以
下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四隻又下而不堪充軍需
者飄忽去來於滄溟汗漫之中呼儔嘯侶亦能爲
患併爲之印籍陰寓防閑一曰出戍慶元自潛開
藩以來撫御閱習紀律素嚴淬礪繕修器甲素備
命下不兩日而點集遣發軍容整肅命計議官洪
易簡部之自越而昇見者莫不起色若軍裝若軍
器若旗幟若火隊器械靡不具備自總轄官以至

帶行白直人役各犒錢有差大率以三百貫十五貫爲下上之額又恐軍兵病患支二千貫專充收贖藥餌續發一千貫賚赴戍所差顧烏頭船乘載官兵衣甲軍器錢糧等物至西興又自北關門顧大船至鎮江每隻俱用錢若干照例支顧其間出戍死亡之人各家優支家糧五月併給春衣更支錢追薦津送戍兵已滿一季又復存留者等第支犒錢若干賚赴戍所至仲冬嚴寒專差將校賚錢上自三百貫下至十二貫及土宜如江壑郎君魚

石首鯨犒戍所官兵各有差用是感激恩遇至有涕泣忘死者一曰水關潛旣團結温台明越巨舟以助官司調遣乃差人抄劄到自來商販上戶家出上等大船二十二隻專送行司差官拘點每船以五十人爲率每名本府月支錢五十貫米一石二斗上項船專留江滸不時輪番下海巡綽于時船戶莫不響應各以保護鄉井爲心競出大舟分泊府岸於是得大料船共二十四隻分爲兩部又招募到駕船水手一千二百人給口券養之繼選

定海駕軍船一十隻並赴府港下卸門外按眎教閱舟船上下旗幟精明砲擊檣檣衝觀者如堵以爲自有沿海制司所未見也委統制邢子政統率上項軍民船出海上至澈浦下至神前石衙迤邐出大洋巡綽回日仍擺府岸教閱如常環海肅然一曰建作院潛嘗建武藏以藏兵乃以甲仗庫帳前庫應管軍器並改隸制置大使司院十有三作曰大爐作曰小爐作曰穿聯作曰磨銼作曰磨擦結累作曰頭魁作曰熟皮作曰頭魁衣子作曰弓弩

作曰箭作曰漆作曰木弩椿作曰木鎗作曰役軍民匠人軍匠日支三百文米二升酒一升民匠一貫五百文諸軍子弟匠五百文米酒視軍匠之數以民匠勞逸不均下定海奉化鄞縣照籍輪差每四十日一替起程錢各五貫回程十貫由是人皆樂赴軍需物料官給其直無取於民院有受給庫又有子庫以受日造之物凡創造到諸色軍器衣裝等物總十一萬九千五百件繕修者不與焉一曰建武藏武藏即甲仗庫也先是置於設廳前二

廡之閣上下視爲文具歷三十年無一器一甲之
增暇日閱之矢無鏃鎗無鏃鼠穴蟲蠹積塵凡幾
尺潛討而申儆之度酒庫之北教場之南東阻郡
圃西抵子城爲樓屋二十四間大門七間隨廊十
間並棧之以閣櫺窓疏明半板半簾風日迥透而
蒸醖不侵分爲六庫庫各有目榜之曰武藏藏之
爲言藏也蓋不欲暴之群目雖炊人亦不得其門
而入一曰小教場舊志名射亭在九經堂後而限
柅源洞於北每習射無以遏往來開慶元年春乃

遷舊圃於府堂後而取蒼石雲堂之北爲小教場自
府堂而郡圃自郡圃而教場各適其便教場門不
易舊而取徑以達則大人堂門在徑之東新柅源
門在徑之西自大人堂接閱武廳爲屋十三間以
處士卒而前爲廊廡名類箭所教場之內東爲閱
武廳三間軒峙其下後居以室屏刻師卦西爲霸
王臺前棲鵠焉武藏之門實居其南教場東西相
距五十五丈墻高一丈九尺視舊觀開廣明敞時
帳前多江淮將校步驟其中莫不壯之一曰帳前

撥發壕寨官舍撥發以授師律壕寨以飭頓舍所
在制府必先之蓋所以重元戎也承平日久相安
簡陋潛自建闢以來中權振厲武備修明部曲秩
然分隸戲下即儀門外之東西創添撥發壕寨以
次官舍十有八間東廊都撥發官房三間軒屋一
間撥發官房一間撥發司房一間押教房一間教
頭房一間金鼓教頭房一間雜職房一間西廊都
壕寨官房三間軒屋一間壕寨房一間壕寨司一
間制司將佐房一間局兵房一間凡器具無一不

備油幢氣象益爲嚴肅一曰排役潛議本朝差役
之法定以九等上四等則充下五等則免最爲明
備及人情姦狡詭計橫生於是義役之說興本以
救差役之弊不知義役乃所以爲大不義也細民
受害更重於差役此天下之通患而慶元爲尤甚
大抵義役必有役首非各甲上戶不能主役往往
知利已而不恤人如一甲之中有上戶二十家律
以正差役法及倍法自合輪流充應却與此二十
家結爲一黨派及下戶有勒充一月者半月者十

日者甚至有二日一日半日八分四分者不知出何條令縣官惟胥吏之聽胥吏惟上戶之聽私立甲簿視同官司文書小民俛首聽命間有經官陳訴則上戶率錢賄吏吏頗指縣官或訊或杖或監廊或繫獄必使下民依應而后已不幸適有殺傷煙火盜賊及一切不測追捕之事役首又操縱其間隨役戶之囑託事在昨日或移在今日事在上半日或移在下半日使當役細民應辦官司支吾巡尉數畝之田不了貨賣結拆數口之家不了拋

離分散官吏肥上戶肥而細民則日就窮困滅絕其強壯則流而爲盜賊故所謂義役者特專爲上戶躲避差使之地而已不義孰甚焉且胥吏猶豺狼只欲藉此吞噬固難責諭而上戶多衣冠仕族亦但知目前我有田園我有貲財可以計餌胥吏可以囑託官真細民何異螻蟻不妨欺凌不思唇亡而齒亦寒矣今痛察細民之苦合與扶持一番應民役義役各縣委官重與整頓先脩榜曉示如民戶無詞即仍其舊如有不公不平即照本府約

東將鄉司寄收縣獄責決配截手罪狀從公開具
各都各甲的實當充上戶凡民役義役各與排定
七年自新年爲始上戶照條充應一年其以次人
戶許兩戶或三戶共充一年庶使七年之間細民
得以安養生息仍委各縣知縣提督并備榜府前
市曹各縣曉示續改委專官下縣置局排結諸鄉
各都攢造冊籍每都三本取押用印一留府一留
縣一留都以七年爲一界役冊則委司法廳掌之
他政蹟尚多此其大者

